

90后

治愈系小说

知音动漫

·治愈系小说丛书·

星罗女子

著

DEBATE ACE

夏日的和声



© 长江出版社
长江音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一辩手 II 夏日的和声 / 双子星罗 著 .

—武汉：长江出版社，2010.8（漫客 · 小说绘）

ISBN 978-7-5492-0058-0

I . ①第… II . ①双…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44142 号

本书由双子星罗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第一辩手 II 夏日的和声 双子星罗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主 编 李 靖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 · 新阅坊

出 版 人 别道玉

责任编辑 赵 冕

特约编辑 杨 严 董燕飞

装帧设计 方 茜

印 刷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印 张 7

字 数 12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0058-0

定 价 14.8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公司调换，电话 027-68890729）

D e b a t e A C E

知音动漫图书 · 新闻坊 《小说绘》书系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出第二卷了，后面还有第三第四第五卷……

故事一卷比一卷吓人，吓死你哦~

吐槽无益，切勿模仿，17岁以下读者请在家长指导下阅读。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Geinig". The signature is fluid and cursive, with a large, sweeping flourish extending from the right side.



- 7 ☆序 章
- 15 ☆第一章 寒露时分
- 31 ☆第二章 幕布下的法庭
- 51 ☆第三章 名委托者
- 69 ☆第四章 校规与学生处分
- 89 ☆第五章 空缺的证人
- 105 ☆第六章 小诡辩
- 123 ☆第七章 偏头痛辩局
- 141 ☆第八章 云断和声
- 159 ☆第九章 另一面真相
- 179 ☆第十章 二辩手
- 199 ☆第十一章 沉默的证言
- 218 ☆尾声

Debate ACE

序章

几天后学校里面又传开了：听说加入王牌庭辩队不但要会打锄大D，打输了还要脱衣服，脱光为止……



序章

本篇的序章该怎么写才好？——这几天来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是为了方便没看过上卷的读者而总结前文呢，还是做个登场人物介绍或内容梗概呢，还是干脆直接跟进剧情呢，还是豁出去了继续装B？其实我想到过最省事的方法，就是把上卷的尾声段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充当序章，这样不但大家对故事也有所了解，我也不用多费唇舌。但此想法最后还是被彻底推翻了，因为编辑说直接复制的不给稿费。

于是我很郑重地去询问了斯文的意见，斯文说不就开个头嘛，太简单了，学习《第一女仆》，以梦境开头吧。我听着感觉不错，毕竟不只是游戏动漫，还有很多电影电视剧的开篇都是以人物做梦展

开剧情。有些是回忆的梦，有些是惊险的梦，还有些是预示未来的梦。而斯文提出的却是个莫明其妙的梦，他要我写我梦见王天琳穿女仆装上台辩论的场景！我发誓我从来都没做过这么二的梦！……不，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么二地去询问他那种人的意见？！

后来我彻底没头绪了，干脆想到什么写什么，反正历史课上蔡聋子教过我们，要懂得摸着石头过河，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游过去吧。

所以请允许我先用一句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上卷剧情，那就是：我们的王牌庭辩队成立了。

王牌庭辩队，全称应该叫做“云起市实验中学王牌校园法庭辩论队”，现有队员四名。首先是我们的主辩手王天琳，她和我同在高一 11 班，且任班长。其次是一辩手崔隽，他是高一 1 班的学生。然后是暂任的三辩手的苏可，她在我们的邻班 12 班。最后是我，王牌庭辩队的……队长。这里必须强调一下，我这队长是被他们强加的，我自己一点都不想干。天琳坚持说如果我不做队长就必须去做二辩手，不然没职位给我选了，我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当队长。——难道我就不能选择不入队吗？

接下来，要着重介绍本庭辩队的活动室地址，办公楼 610。原本这房间是个废空屋，除了大面积灰尘外什么也没有，根本无法作为活动室，但经过我们的细心打扫，增加桌椅，增加电器设备，精心安排装修布置后，终于成了一间干净整洁的游乐场。

东侧接了一台电脑，里面只有天琳安装的飞车游戏；西侧是书架，堆满了 DVD 和漫画；北侧是窗户和办公桌椅，桌上摆着薯片和巧克力饼干；南侧除了大门外，墙上还挂着一张工作表——我们全员的“锄大 D 积分表”，上注明每累积输了 1000 分的人要请客吃长沙米粉；中央摆有一张会议圆桌和好几把椅子，不用说，这是我们用来打锄大 D 的地方。

也就是说，王牌庭辩队每天放学后的活动就是来这里打锄大 D。正事不干吗？其实正事也干。如接受辩护委托啊，招新队员啊，辩论训练啊，这些事我都有督促他们做，毕竟我这个队长有过参加辩论队的经验，只不过这些事情搞了两个多星期也没见一点成效罢了。

这绝对不能怪我，全都是天琳的责任。先说辩护委托吧。两个星期内，委托我们辩护的就有二十几人次，但天琳一件都没有接受，说那些案子不是太白痴，就是太无聊了。比如有个起诉意愿是“我希望老师给我换个座位”，天琳直接无视了他；还有个起诉意愿是“我弄丢了一支笔”，那她想起诉谁呢？笔吗？还有个更厉害的学生，走进我们活动室轻轻坐下，认真地向我们说出了他的起诉意愿：“我想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一切是否真实的呢”，我们这里又不是宇宙研究社或心理诊所！

后来好不容易出现了个有挑战性的，一名初三的外籍同学要求取消期中期末考试，说他的国家从来没有那些。可在我们实验中学校园法庭即将受理本案之时，作为起诉方的原告忽然就回国了，让天琳大失所望。她说如果能打赢这样的庭辩，自己就能改写中国考试史了。她一定没想过这种起诉题就和妄想把全市女子校服统一改成女仆装一样，成功率和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冠军一样低。

结果天琳每天都在念叨那么几件事，一是“为什么没有色情暴力或者赌博诈骗等大案子来找我们呢”，二是“二辩手，我们缺一个二辩手，要快点找到才完整”。

要找二辩手，自然需要招新队员。说到招新队员这方面，倒也有过一些同学来我们这里申请入队充当二辩手，但天琳对他们的考核简直比 FBI 招人还严。第一场考试就是要会打锄大 D，通过后就打开电脑让他玩飞车，如果跑了第一名，就从书架上随机抽一本漫画让他背诵从第几页到第几页的全部对白。不用说，最后一个通过的

都没有。我问她辩论队队员是那样考核的？！天琳回答说：“我想考他的是，他能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我是在故意刁难他。但没一个人能判断出来的，全是废柴。”

后来天琳的考题被传开了，导致全校都以为加入王牌庭辩队的第一条件就是必须会打锄大 D。

虽然没找着合适的二辩手，我也没有一丝懈怠，一直在和斯文努力寻找天琳当初认定的三辩手。我们的线索很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是个男性，且在我们第一场庭辩中露过脸。可我们在官网上发布了寻人，校园内招贴了启示，最后还是没能找着他。看来他真是个懂得大隐的高人，让我越来越觉得不找到他实在太可惜了。

搞到最后，队员还是只有我们四个，暂时是一支仍未发育健全的庭辩队。但一辩手崔隽却和天琳一样毫不紧张，依然保持着他那冷静的态度向我们全体队员说：“无所谓，只要有我作一辩就够了。”然后他把右手中转着的笔抛到半空，从左手手牌中抽出一张黑桃 2 摆在桌面，右手再接住笔继续转：“大 D。”

为什么你们都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坐这儿打牌呢？！天琳说：“没别的事了，不打牌做什么？”她也就算了，崔隽居然也坚持每天放学后都来这里练习转笔，只要天琳一叫开台他也跟着打。苏可偶尔有事不会来，三缺一，我想正好，没活动就回家了，结果斯文跑进来了，那神情就像发情期的雄猩猩一样向我们招手说：“哟，我来顶一角。”

我问斯文是怎么知道今天苏可不来的，天琳说是她把斯文叫来的，不然凑不够四个人。后来每当三缺一，天琳叫不到斯文就叫夕夕，叫不到夕夕就叫蔡聋子，蔡聋子是逢叫必到，所以我们每天的课后活动打从第一天起就没休停过，搞得这个王牌庭辩队简直就是打牌庭辩队，让我这个挂名队长心里总是不太踏实。

我想我们的活动光打牌肯定不是个事儿，加上辩护委托和招新

队员这两项都毫无进展，那我们总可以搞搞辩论训练吧？当我一提出这个问题，天琳和崔隽立刻击掌说：“早该开始了！”苏可也点头，表示我光顾训练她一个人实在无趣。我想说他们几个到底是守株待兔还是坐以待毙，我不提出来他们都不主动提出的。

天琳说她根本没想过可以这样活动，以为庭辩队只要等待辩护委托就好了；而崔隽说他以前从没搞过辩论训练，问我当年的王牌辩论队是怎么训练的。我便向他们三位传授了以前我们王牌辩论队平日里的训练大法。

当年的王牌辩论队共有五大训练项目，我提议既然我们是新队伍，就先做其中最简单的一项训练：买卖。

首先是“买”。我带他们来到广宣中心街，找到了那家卖打折衣物的平价商场，对他们说：“钱包都给我。”他们三个把钱包都交给我后，我继续说道：“以前我们王牌辩论队四个男辩手在这里，钱包全部没收，每人发 5 块钱，轮流进去买胸罩。买到的才算通过。”苏可听了大吃一惊，说最差的胸罩打最低的折扣起码也要 10 块一件啊。别吃惊，这是我们最简单的一项训练了，而且还是范桶提出的，真亏他想得出来！当然我们那四人早已顺利地通过这项训练了，其中胖圭最厉害，5 块钱买到两件，好像是因为卖家看他太胖怕她穿坏，所以买一送一。

可是现在情况不同，队里有两位女同学，买胸罩对她们来说应该没什么刺激的，只是侃价有点难度。但我看见脸红心跳的苏可后就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果然这对苏可来说算是一件难事，因此这个训练真有做做的必要了。但刚要宣布开始，崔隽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每人发 5 块吗，谁的钱……”

我立即懵了。

当年我们王牌辩论队是有活动经费的啊，可是王牌庭辩队的活

动经费呢？我好像听都没听说过。我问天琳，薛老师有没有给我们安排活动经费，天琳说有，每个月 10 块钱。

也就是说一个月我们只能买一件最低折扣的胸罩！天琳你都没向她提出抗议吗？天琳说我们队一直没找到花钱的地方，有什么好抗议的，现在需要花钱了，那明天去找薛老师说嘛。她还说：“每个月一千块钱行不行？今天先从你的钱包里预支了。”

我同意，便从钱包里掏出 5 块钱，问道：“好吧，谁先去？”

结果他们三个都指着我。

为什么是我啊！

“你想出来的，你先做一遍，看看有没有可行性。”这明明是范桶那家伙想出来的！

“队长带头，我们跟上。”我才不想当这个队长，我更不想再做这种丢人的训练。

“我，我……让我最后一个吧……”老实说，我想让你第一个去。

不过既然他们都投票表决我五分钟了，那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便拿着 5 块钱走到女士内衣那一格位置。我当然不怕周围人的目光，以前又不是没买过，完全没有害羞的问题，问题是如何把价钱侃到 5 块。

直到夕阳沉落，那家店将近打烊我才筋疲力尽地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件胸罩，对一直在外面等着我的辩友们说：“看吧，怎样，办到了。轮到你们了。”

崔隽吐槽道：“怎么看都是他们要关门了，为了打发你走才卖给你吧。”

虽然被看穿了，但我是不会承认的。毕竟重点不是结果，而是训练过程。不是我吹，以前的我真能在 10 分钟以内就把价钱侃低买下来，现在不知是因为我退步了呢，还是物价上涨得过于厉害了。

两分钟后店面关门，导致“买”这项训练就只有我一个人做了，他们仨什么也没干，净看我出洋相了。我想既然如此，让他们去做做“卖”也成，便举起胸罩说：“好了，谁来把这件胸罩 20 块钱卖掉。”

不出所料，他们还都指着我……

搞到最后，我们王牌庭辩队什么有意义的活动都没做成，除了天琳成功地向薛老师申请到每个月一千块钱的活动经费外，活动室里还增添了一条卖不出去又没地方搁的胸罩。最后只好把那胸罩挂在门背后，进来委托或申请入队的学生们大多会无意看见，它成了我们活动室里一道极为独特的风景。

几天后学校里面又传开了：听说加入王牌庭辩队不但要会打锄大 D，打输了还要脱衣服，脱光为止……

【注解】

装 B：动宾短语，一般作为形容词来形容本作序章。

复制：计算机用语，把一段数据（文档）存入剪贴板里。

粘贴：计算机用语，把剪贴板里的数据（文档）贴出来。

第一女仆：《第一辩手》的姐妹游戏，斯文很喜欢，尤其喜欢里面的女主角娅咪娅咪。

二：大概是丢人、丑的意思？不好解释，找不到近义词。

庭辩队：法庭辩论队。和一般辩论队不同，是在校园法庭里面进行辩论的。

校园法庭：本作中展示辩手风采的基本舞台，用以处理大部分难处理的校园事件。

FBI：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据说招人很严。

开台：开始打牌。

广宣中心街：云起市广宣区最繁华的地段。

侃价：和卖家压低商品价格的商谈，也叫“讲价”。

活动经费：学生课外活动所需的经费，由学校支付或报销。

预支：预先支付。

第一章 · 寒露时分

她的歌声比胡琴更加婉转，比提琴更加悠扬，比竖琴更加清脆，比钢琴更加和谐。不管是天琳、崔隽，还是苏可，无一不因她的歌喉屏住了呼吸，全场观众都随之寂静，生怕在演唱中增添一丝杂音。

